和淮河坐一会儿

□五河县新集中学　　李星涛

淮河离我家只有百米之遥，每当生活中遇到烦恼的事情，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来到淮河岸边，找一片芭茅草茂盛的地方坐下来，和淮河静静地坐在一起。

无风的时候，淮河水面上荡漾着细细的皺纹，宛如一匹微风中晾晒着的光滑绸缎。岸边的水波欲言又止，慵慵倦倦的，如刚起床的沉默的孩子。倘若看见过往的船只纷纷挂起了白帆，这时的河面定然盛开起大朵大朵的浪花，满河床也会喧哗一片，水浪在岸边冲起尺高。淮河一改无风时温文尔雅的神态，变得狂躁暴戾起来，好像看见了人世间正在发生着的不公正的事情，急于用浪涛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愤懑。

子在川上曰：“逝者如斯夫。”每次和淮河坐在一起，我的耳边总是回响着这句感叹。这淮河，无论是有风也罢，还是无风也好，总是义无反顾地向远方奔去。遇山则洄旋而绕，逢滩则漫溢而过。从桐柏山开始，她的这种意念就异常地执着坚韧，且义无反顾，悲壮如夸父追日，雄心似精卫填海。她一路赤着脚，走过千里的坎坷、滩涂；空着手，打通所有的缝隙和屏障。穿山越涧，迂回徘徊，斗折蛇行，奔腾向前。不因岸上人间的冷暖而驻足，也不因月之圆缺而彷徨叹息。仿佛她一生的目的就是滚滚向前奔腾，只有在奔腾中才能获取生命一样。

淮河也有疲惫的时候。不用担心，前行的波涛早在河道旁为她建好了湖泊的驿站。她轻轻走进去，宁静中歇歇思想的马匹，波声里揉揉酸痛的肌肉。她安静地睡在驿站中，像一个明亮词语镶嵌在一个清澈的句子中。明晨，打一个呵欠，她又会划一道闪电，转眼间便会消失进新的征程里。此时，你再也分不清哪朵浪花是她昨晚开放的，哪道波浪是她昨夜激流拱起的脊梁。即便用世界上最锋利的刀刃，也再难以将走出驿站的她重新分割出来。只有一道液体的白光，重又射向了汹涌的远方。

十五的晚上，我也偶尔会去和淮河坐在一起，看看月亮是如何从她的怀里美丽地升起来。十五的月亮是一位爱打扮的女孩，她人还没有走出闺房，脸上的光芒就晕在了淮河的水面上。那光晕是淡淡的桔红，宛如腌好的沱湖野鸭蛋蛋黄边缘的颜色，但又不甚清晰，氤氲着一圈薄薄的粉色。月亮就要升起来时，淮河河面上投过来的是一条长长的银色光带，从我眼前的水面一直拖到淮河向着安淮镇拐弯的地方，其情状就像嫦娥姐姐在我们身后看不见的地方，突然用一块白璧朝水面上打了一个漂亮的水漂。那白璧似的水漂在水面接连跳跃着，猛地一跃，再向前顺势一滑，倏地就变成了一轮又大又白的月亮，映照着我的脸。

当月亮完全跳出淮河岸边垂柳的发丛时，就不再像在天空中纸样的单薄了，而是有了球状的立体感。看得久了，她便有了旋转的动感。随着高度的增加，她脸上的桔红也越来越淡，其变化过程就像是冬天里的黄芽菜，剥了一层，颜色便随着淡了一层。最终，只有在她的边缘还有点黄的颜色，中间已完全是雪样的纯白了。可以看得见桂花树的枝条，看得见举着杵儿在树下捣药的吴刚的身影。望之，我的心里也随之汪出了一眼泉水。那泉水透明、清澈，咕嘟着朵朵菊花似的花瓣，生动而美丽。

“天地者，万物之逆旅也；光阴者，百代之过客也。”如此说来，人的生命也像这滔滔不息的淮河一样，是天地间一次壮丽的旅行。淮河在不停地流动中获得了清澈；生命在苦难的旅行中沉淀出光彩。而生活中发生的一件件烦恼的小事，只不过是生命旅途中产生的一个个微小的细节，就像是淮河在奔跑途中溅起的一个个小水滴一样。虽然这些水滴有时候也许会打湿了你的衣衫，或者暂时阻止了你向前的脚步，但淮河决不会因为溅飞了一些水滴就会终止向前奔腾，你的衣衫也决不会因为一次潮湿而就永远潮湿沉重。片面地夸大了生命中不顺心的片段和细节，错误地将它们看成是生命的全部，就会被这些错误和细节困住手脚，扼杀了活力，渐渐流于琐碎、平庸，甚至人为地丢掉了打开生命幸福之门的钥匙。

终于，淮河融入了长江，长江又汇进了大海，一条条白龙霎时不见了踪迹。卑微变成了深邃，白色变成了深蓝，高远被横向碾成了苍茫，与日月星辰对视，向着痛苦的天空无限地接近。和当初无数的雨点汇成小溪，无数的小溪汇成河流一样，所有的河流汇成大海以后，立刻便形成了一个新的生命。每滴海水都是个体，又都是整体。在这整体永恒的蔚蓝里，大海并没有停止奔腾汹涌，她始终和内心的自己日夜抗争着。这就是每日里我们听到的千里潮声呼啸，看到的万里浪涛搏杀的原因所在。而这种不停的抗争，就是大海和时光同步生存的幸福与痛苦。一场路途的远征结束，一场心灵的远征开始。可以这样说，大海上每一朵涌起的蓝色浪头，既是坟墓和头颅，也是子宫和天堂。与大海的博大精深相比，这淮河又是何等的浅显，那些溅起的水滴又是何等的渺小啊！而那些像水滴一样渺小的烦恼琐事与浩瀚的人生海洋世界相比，又是多么的微乎其微啊！

因此，每次和淮河坐在一起，纵然我心中堆积有千吨的愁绪，万里的哀怨，最终也会被一股强劲的水流冲卷成一缕云烟，飘然而去。我也会随着这身边的淮河，一路奔腾欢歌，向着一片蔚蓝，奔流而去！

“闪”泥鳅

□巢湖市第七中学　　黄全国

村子墙脚下有两口池塘，一口猪肚子型，在西边，一口鞋型，在北边。池塘里泥鳅特别多，青灰色，短粗而胖软，还傻萌，好摸好钓又好“闪”。

男孩子喜欢摸和钓。挽起裤子，没入水里，弯下腰，用双手在泥里摸捏，一条粗粗短短的家伙就在泥里藏着，自以为很安全。“泥鳅要柔，黄鳝要掐”，这是经验，意思泥鳅服软，黄鳝服硬。用手慢慢捧，起水，上岸，放到小木桶里，不动，呆家伙还在蒙睡一样。如此反复，一会儿就能摸上半桶，不过摸泥鳅要等水面降下去，大人才同意小孩下去。钓泥鳅是随时的事，用打鞋底的针，放在煤油灯上烧，烧红了，用洋钉一按，手指一弯，钩子就做成了，针屁股穿上线，钩子上穿上红色的小蚯蚓，放到石坝下，一尺来深，清水，看得里面清清楚楚，一条泥鳅来了，一咬一拎，就上岸。如此反复，一会儿就拎许多。

“闪”泥鳅是女孩喜欢干的事。一到春天，村里小姑娘们就开始忙乎起来，其中就有我的姐姐。

她们将筛子四周穿上麻索，再一束，用一根细绳子连接着，筛子里放点熟腊肉片、螺蛳肉、米饭、熟山芋和火葱，盖上稻草，用小石块压住，然后往池塘里一甩，离岸两三米，缓缓沉下，压好绳子。晚上，一两个小时后，再去慢慢提取筛子，掀开草，尽是大泥鳅弯在筛子里，好不喜人。它们一动不动，用手一捧，放到盆里，还是一动不动，每次都要捧十几次。白天她们要干农活，早一次中午一次黄昏一次起水。村里姐们都友善，步调一致，将筛子一同甩下，又一同上来。有时也有小泥鳅进筛子，她们不要，随它们在里面呆着，又随着筛子没入水里。有些小泥鳅，真是傻到不知危险，总待在里面不走，起筛子好几次，都在里面，用手掏掏，它也是扭几下胖身子而已，圆圆的小眼里面透着嫩黄色，非常好看，它看着筛子外面的人，一点不怕。

我那时小，喜欢跟着姐姐屁股后看热闹。有时还能“闪”到刀鳅子、鲫鱼、黄鳝、老鳖等。我家十口人，父母奶奶七个小孩，每隔一天晚上就用泥鳅下挂面，一大海锅，黄面、青葱、灰泥鳅和腊猪油，看着特别舒服，吃起来无比的鲜美而饱口，解饿又解馋。半大小子，吃死老子，我总要挖三大碗。

日月星移，五十多年过去了，就像眨眼一样。当年“闪”泥鳅的小姑娘们，都已经是六七十岁的老太婆了。她们一谈起当年的“闪”泥鳅，都眉飞色舞，仿佛又回到了姑娘时代。

春行大洪岭

□祁门县平里中心学校　　顾治军

人间最美四月天，仲春的皖南绿如海，原野青草莹莹，山峦春树熠熠，放眼满是一片青，青入蓝天白云，一团绿，绿进碧水清溪……灼灼新绿充斥着大地生发律动的底色。正是踏春好时节，喜闻大洪岭上杜鹃开，不负春光不负卿，邀妻春行去牧心。

骑小电驴出发，经胥岭往大坦乡驶去。一路阳光明媚，和煦的山风些许清冷，远山繁茂的树叶鲜嫩翠绿，一簇簇乳黄色花絮点缀其间，旭日映照，流光溢彩，宛若一块块暗花锦缎铺陈大地，那是山中精灵快乐的家园。近坡的茶树、地头的烟草蓬勃生长，偶遇路边几株紫藤，一串串葡萄穗般的紫花妩媚动人，随心举目皆是一幅清新淡雅山水画，扑鼻满是沁人心脾草花香。不知不觉来到大坦村口，一座古朴凝秀的单孔石桥博人眼球，乘兴登临明嘉靖年建的“安阜桥”，桥上有粉墙黛瓦的廊屋，桥东西各有圆形券门，门头镌刻“东维揽秀”“西俪昭华”青石横额，廊亭对称设计有数孔似葫芦、菱状、六角、宝月造型的什锦花窗。一桥见今古，“省会通衢”不二门。

翻过大坦岭经光华村继续前行，山峰愈发险峻，一排排四根擎天水泥大圆柱托举“德上高速”高架桥在崇山峡谷间延展，仿佛昔日繁华的“徽安古道”涅槃重生，桥上汽车疾驰，桥下古道幽长，恍惚置身梦境，两世杰作相辉映，令人震撼。穿过“大洪岭隧道”桥再走三四华里，青灰色泥塑“大洪古道”字牌映入眼帘。顺小径入百米，眼前豁然开朗，十几栋钢筋水泥砖混楼房伴着溪流接踵矗立，这便是大洪岭南的大坦乡燕窝组——古道桃源人家。

巍峨山麓下，竖立一块阴刻着行楷“大洪岭”遒劲有力三字的石碑，沿着密铺的青石板跨过地标步入古道山林，浅草从石缝间冒出，将生硬的石阶强融进春的柔情。踏石而上，台阶间距低缓，步道宽敞寻常，依山盘旋。前行茂林游影动，抬眼林尽影无踪，感时独行冷，复行顶上头。道旁修木葱茏，金光点点浮动，山风徐徐人清爽，谷下溪水潺潺，空山鸟语啾啾，

足慰平生孤寂。行至半山腰，路转处几株杜鹃怒放，满怀欣喜低头语，复看去路花巷深，路侧绿叶丛中万树花，鲜红像火、粉红似霞、淡紫如云……人在花中走，渐入繁花深处。时而一抹红艳似瀑的花枝从陡坡倾泻至路中央，引无数游人捧抚轻嗅；时而几枝杜鹃灵性萌发拼个心形，惹得过客纷纷同框合影，人面红花醉春风。回首向阳处，一棵野生猕猴桃藤攀援半空，纤细的枝蔓上小铜钱状叶片，用绚丽生命书写一曲对根爱恋的美妙五线谱音符。痴迷间走过两座青石垒砌的凉亭，破败不见当年景，只叹徽商浮华云烟散，唯凭古道遗风追思远。九曲十八弯来到山巅，山路平坦连绵数公里。好个高处不胜寒，突兀的岩石历经风霜浸淬灰白，卑微的苔藓匍匐青石路边依旧绿意盎然，绝处逢生的杜鹃还在含苞待放，次第轮序的花事只想陪春一起慢慢变老。脚下近乎垂直的山崖杂木丛生，低头胆战心惊。俯视对面群山，火红的杜鹃染红了青山，不愧别名映山红，夹杂少许粉红、深紫色，把春山渲染得五彩缤纷。面对壮美花海，惊叹天开神秀，令贫瘠的土地鲜花绽放流芳人间。或是先烈鲜血染红了热土，才会开出如此娇艳的杜鹃，感慨已到山花烂漫时，他在丛中笑否？

正午抵达古道平台，上面已是人头攒动，这是一块南北坡分界的岭头空地，平整约有半个足球场大。在通往“望江尖”起伏的石阶上，一群身着华丽红旗袍的大妈，边齐做手势边高唱《霸王别姬》录制抖音视频，豪迈气概直冲云霄，嘹亮歌声天地回荡，让沉寂百年的古道重新热闹沸腾。立岭向北眺望，云天之下，空阔辽远，连绵山脊如浩海起伏的波涛涌向天际，盘踞谷底的村落散若繁星，让人心旷神怡。平台边有座碑亭，几块古碑风化残缺散落草丛，完整的碑帖行文虽已模糊，但字字句句正是延续古道500年的根基，承载无数古徽州人的悲喜大爱，浓缩近代国运兴衰的厚重历史……每块碑不亚于一个个“为天地立心、为生民立命、为往圣继绝学、为万世开太平”圣贤的功绩，值得后人点赞垂范，面对冰冷的文字，对话古今敬意生。三十里路（注：大洪岭上下里程）石与土，几时功名云与月，俱往矣，唯有善德颂千秋。

大洪岭，一个有山、有水、有花、有爱……集人文与自然康养一体的旅游打卡地，穷游亦精彩，错过就是一生遗憾。

□临泉县单桥镇中心小学　　李　　坤/书